



希望文学丛书



远行人

苏 炜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苏 炜

远 行 人

·希望文学丛书·

远行人

yuǎn xíng rén

苏 炜

出 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发 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北京印刷一厂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85,000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8,000

ISBN 7-5302 0000-3/I·1

定 价：2.35元

目 录

小 说

远行人

- 之一：杨·弗兰克 • 1 •
- 之二：柏华利山庄之夜 • 31 •
- 之三：汤姆·郎和他的贝雷帽 • 55 •
- 之四：荷里活第8号汽车旅馆 • 76 •
- 之五：老夫当年勇 • 110 •
- 之六：绿衣人 • 128 •
- 之七：背影 • 141 •
- 之八：墓园 • 160 •

江南雨 • 180 •

海 娘 • 191 •

酒 娘 • 207 •

阿猫和阿狗

• 219 •

散 文

暖 土

• 227 •

乡愁的滋味

• 236 •

隔海的歌音

• 248 •

爱荷华的留连

• 254 •

后 记

• 281 •

杨·弗兰克

——《远行人》之一

1

当她想从轮椅上站起来，还未站起来，而终于没有站起来的时候，西部洛杉矶傍晚赤红的天空，已经渐渐变得焦黄；公寓楼四周的灯火，却细碎地从暗幕深处浮凸出来了。不远处的紫穗槐下，坐着一个练习瑜伽功的人。她忽然觉得自己仿佛着魔似的粘在这座被废弃的轮椅里，不也俨如入静的瑜伽嘛！于是一笑，向着日落处张望起来。那边，有一对情侣仍在光着大膀子晒太阳——早已坠落的太阳；仿佛是注意到有人张望，偏偏一个匍匐，在草地上快动作地搂抱、亲吻、滚动起来。

“杨·弗兰克，”那天夜里，弗兰克忽然搂着她，语气非常谦恭地，“能允许我向你提一个冒昧的问题吗？”他的中部口音略带粘连，“杨，结婚以后，你为什么从来没有

痛痛快快地吻过我？你不爱我了，是吗？”

她瞋他一眼，强扭过身去，感觉到弗兰克松开硕大的粗手，在她背项上轻轻地、恳求似地摩挲着。

“杨，告诉我，我痛苦极了，我不知道我怎样才能使你感到幸福，可是我过去的妻子，却从来没有获得过象我对你这样的爱。”他把胡子拉碴的下巴依在她蓬松的后脑勺上，絮絮地、语音含混地说着。

她故意不肯转过身去。她也想起她的那个“他”：他从来不会这样蜜声蜜气地说话，床上的神态、动作，总是木讷而又鲁莽。而——“他”呢，另一个或许弗兰克永远不会知道的“他”，那时候，她又嫌他求爱的方式，过于欧化。

弗兰克显然是生气了，伸过毛茸茸的手臂一把将她的肩头扼住，一使劲扳转过来，手指的关节在急促的动作中嘎嘎作响，“杨！我需要你回答我，我有一个问题，”显然，这是在他胸窝深处翻腾了许久的话题，“你是不是爱上那个男孩子了？——那个每天跟你学英语的中国男孩子？你告诉我！请——”

她有点慌乱。不，是某种尴尬、突兀交杂的措手不及，仿佛是因为被他窥破了心底里一点什么难以言喻的东西。

“弗兰克，你是一条大马哈鱼。”

一个长长的、吸吮着的吻，封住了由浓须禁锁的嘴唇。这长久以来第一次的、纯粹美国式的吻，显然使弗兰克满足了。于是，他们便象日落的草地上那一对情侣一样，缓慢地、然后急促地滚动起来……

“可是，他为什么还不来呢？电话里不是答应了，在史提芬大道口的公寓草坪前碰头的吗？”她看一眼手上的荷绿

纸包，倦倦地又重新塞回到小手包里。“See you……”晚风里传来那么温婉的互道再见声。“最后一回了，小琛平，难道连这最后一次的机会，你都不留给我吗？”

2

郭琛平放下电话，直觉得心里坑坑洼洼的。然而才半年以前，当他听完那个陌生女人的最后一个“See you……”时，来不及放稳电话，他已经乐得把“榧子”捏得满屋山响——表弟告诉他，跳迪斯科时“榧子”捏得响才够帅气呢——他，实在是受宠若惊。

——怎么不呢？从一下飞机开始，他就打听关于英文补习的事情。接机的表舅妈建议他先找房子，“洛杉矶最头痛的就是这房子啦喂。”他不。（直到后来他才“彻悟”这个暗示：他是不宜在亲戚家中久留的。）他一口气挂了十几个电话，联系各种英文补习班。那些娇滴滴的、重浊含混的、由录音带播放或是职业化得比录音更象录音的答复，在他耳膜上一再刻下了这个最显赫的单字：

Money（钱）。

——很欢迎您进入我们的 Program（课程）。您需要每周补习多少小时呢？6 小时？每月 350 美元。9 小时？570 美元。12 小时？750 美元。另加 75 美元报名费。我们可以保证你获得最迅捷、最有效、最超值的帮助，比如……

可是，他没有钱。出国前在中国人民银行兑换的 20 美元现钞，出机场时付了 3 美元行李运送费，给亲戚挂了一个 25 美分的电话，现在仅余 16 美元又 75 美分——上一趟低档的餐馆，仅够吃两片茄汁牛排。然而，假若他不

抓紧入学前的一个半月突击补习一下英语，万一通不过 C 大特设的英语入学考试分数线，他便将失去入学资格，他在 C 大物理系获得的全年度奖学金便宣告失效，随后……

——可以设法找最便宜的私人补习。以小时计算的。请问每小时？……最低起算：4 美元……

——可以设法进入社区办的免费成人学校。“到成人学校？”表舅马上哧地一笑，“你知道美国的‘成人电影’、‘成人俱乐部’吗？那些个地方，如今被你们大陆来的和伊朗来的混小子们，闹得也快‘成人’啦！再说，你是 C 大正式录取的学生，人家肯让你进吗？”①

“哈喽！你姓郭？你就是那个小郭琛平吗？”某一个电话里，突然响起这个直呼其名的陌生女声，令他悚然一惊，“啊！你是无锡人吧？一听就听出来！我们可以认个小老乡！我祖籍镇江，上火车一个瞌睡就到！如今外乡外土的，这个老乡可算顶顶真真的喽！”一口的京片子，这个老乡也真够“顶真”的，“听说你到处在找英文补习？——找我吧！”

“你说什么？……”郭琛平刚一抖擞，又战战兢兢起来，“你……每小时……要多少钱？”

“你愿给多少钱吧？小老乡，你一定是继承什么大遗产来的吧？哈……”

扯蛋！郭琛平再无兴致跟这位“老乡”贫嘴了。那边调

① 美国的“成人学校”是专为刚到美国的移民或未能正式进入大学的外国学生设立的免费成人教育。实际情况确实较乱，但尚不至于到“成人”的地步。

侃的语调却忽然收敛下来，“小郭，你太傻气。都是自己国内出来的‘苦难同胞’，我还会收你的钱吗？我已经打听过了，你是N大物理系的高材生，拿了这边的资助自费出来攻读博士的。对不对？我也是自费的，到这儿三年了。老D大物理系毕业的。同行。好，查完了户口，信得过我了吧？往后，我可以每天下午帮你补习两小时的英文。”

他不信。还在国内就听说过这里那么多古怪的事情，“你……你真不要钱？”

“哈，你呀，钱迷心窍啦？”

“你……你凭什么不要钱？”

“噢？没完啦？凭你是个中国人！信了吧？”

郭琛平一下子惶恐起来：“您……，啊大姐，您叫……”

“还‘大姐’哩，格涩！我的英文名叫 Yang Frank（杨·弗兰克）。我的丈夫是美国人。照从前大伙儿叫我的，你就管我叫小杨吧。”

“小杨？！”

第二天中午，当他在北校园学生快餐部的一棵加拿大枫树下，第一次见到这位“小杨”时，她已在露天餐桌上摊开了一本“托福”80年版的课本，并且仿佛已研读多时了。看见他，她象是蓦地受到什么惊骇，眼角一翘，往他脸上投射出一道怪异尖利的光来。“你一定就是小郭？把那个便当挪挪开（饭盒，海外华人叫便当），你就坐这儿吧。”她的目光发怔，语调略带沙哑，口气一点也不象电话里的不逊。她披着一头久未烫理的、大概是染过的蓬松黑发，上下一身的玄黑：一件考究的黑绒线针织外套，罩在

一件黑得发亮的西装筒裙上；微带雀斑的长脸庞似乎蓄满了疲乏，几乎每一个应该隆起的部位都已塌陷下去；只在目光那么忽而嘹啦一亮的时候，才会令人回想起话筒里那个泼泼辣辣的印象。

“嘿，你这喏喏的样子总让我想起一个人来，”她两片薄嘴唇一牵一扯的，笑得很特别，“可是，你又偏偏姓郭。——‘托福’带来了吗？咱们开始吧。”

3

“你就是郭钦俊吗？郭钦俊，现出你的本来面目吧！”

她最近常常感到惶恐。每天下午，当春日的阳光把六角形的枫叶影子印满了露天餐桌，她结束了学生快餐部的短时临工走出来，等候着前来补习的郭琛平的时候，她心底里的某一个部位，就会瓮瓮然地响起这个声音。这是一个年轻女性的熟悉的声音。有时音调非常的尖利，有时则又颤颤悠悠的象歌吟一般。唯其这歌吟似的声音，才更令她悚然。这种感觉，就象那一回，她和弗兰克在荷里活山谷听完那场消夏音乐会以后一样，留在耳膜上的某一个旋律，几乎萦绕了一个月余，才肯散去。只是，那种旋律的萦绕是一种愉悦，而这可怖的声音给她带来的感觉，却是复杂得不可言喻；她害怕它，常为它的骤然降临惊骇不已，极力想用眼前的事情去拂走它；可是她又有点怀恋它、期待它；虽然，当它一旦响起，又会掀起她心头丝丝缕缕的痉挛，撩拨起某种似裂痛、似酸楚、又似甘凉温馨的感觉——当这种感觉蓦然消失的时候，郭琛平那张圆圆的孩子脸，已经出现在眼前了。

他还真是个孩子。大概在家里一定排行“老幺”吧。一个宠儿和幸运儿。才二十三岁，那满脸的青嫩倒好象年方十八九似的。这一代人本来应该深尝备受的酸辛与痛楚，在他却似乎纤尘未碰，肩头那么轻轻一晃，便已顺顺利利修完大学课程，又顺顺利利飞渡重洋，马上就要进入这座在全美排行前十名内的研究生院了。一头黑刷刷的短发，一根根都象是油浸过的；两根上挑的剑眉，眉尖尖上各有一旋上扬的翼毛，衬出一张灵光水秀的脸庞，一股英发之气。难得的倒是他胸无城府，快言快语，那种可人的单纯。

“杨大姐——噢，小杨！”在给他补习了四五天以后，他似乎才忽然想到这个问题，“您不用上课吗？您老用这么多时间给我补习，不影响你的 G.P.A. (学分平均线) 吗？要拿不到 3.6 以上，你不能进入 Ph. D. Program (博士学位课程) 的呀！”

她笑了，一种得到了补偿似的满足。她需要他向她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她有一种莫名的心理，强烈希望自己的里里外外，都能得到这个心净如水的大男孩子的理解。“你知道吗？”她说，“我现在没有修课，我停学了。我正在转专业。不读天体物理了——这在美国很难找到工作。我丈夫要我修商学院的学位。我想将来做 Business (生意)。”

“做生意的都不是好人。”她已迅速从小郭满布狐疑的脸上读出这句话来，于是忽然尖尖地笑起来，“嘿……小琛平！你一定觉得我是个坏人！对不对？小郭啊，其实，Business 在英文里除了指‘生意’、‘商务’以外，还有一个‘事业’的意思！事业就是一种竞争！竞争嘛，在这个社会，你就首先不能被别人吃掉，甚至还要吃掉……”她咽住了下

半句话，眼里又闪出那种尖利逼人的光来，“我说，我们中国落后呀，就落后在这缺乏竞争上。小郭，你说对吧？”

于是，他那张白皙的圆脸渐渐泛红了，眼睛徐徐地放出释然的光来，一拍“托福”课本：“Let's go! Let's go——咱们开始吧……”

有一天补习途中，郭琛平似乎又发现了什么新问题，“你这个英文名字，这两天我琢磨着很奇怪。你姓杨，对不？弗兰克是你丈夫的姓，对不？你结了婚，按这里习惯要冠夫姓，对不？可是，你的英文名里怎么又冠上自己的姓呢？——杨·弗兰克！杨·弗兰克！多古怪！”他咧嘴笑着，“有什么道理吧？”

这一回，她觉得心尖上象被小小地蜇了一下，脸上却惻然地一笑：“总算我没白给你补习，你这问题倒问得很地道。不过我想卖个关子：什么道理，你自己去想。”

“我想过，没想明白——你说嘛！”

“小郭，你啊，你还是个孩子，许多事情跟你还说不清楚。”

“世界上没有说不清楚的事情！分子结构那么复杂，实验室里都可以用一根根火柴棒子把它的模式搭出来呢！你这名字里，究竟有个什么分子结构呢？”

“我不说，让你想。”

“不行，我偏要你现在就说！”

她忽然感到一种微醺似的晕眩：怎么自己象是跟谁斗起嘴来、撒起娇来了？是在闪耀着少先队旗的史家胡同烈属大娘的四合院里？还是在大学湖畔柳丝青青的晨读之中？……这个小孩子向她发出的每一声提问，都恍惚让她

回到了赤着脚丫放风筝的童真时代一样！

小郭似乎还想向她追根究底，她把“托福”课本轻轻一挡，笑道：“好了好了，我可以介绍你认识我的美国丈夫——他是一个大胡子的丑八怪——反正他对我的英文名字没意见，或许，他可以向你解释？”

于是，小郭那纯澈的目光，又渐渐现出一种老成的专注：

“Let's go! Let's go! ……”

哦，对于她来说，那真是去国以来一段最甜美的日子啊。她在这个中国大孩子清朗如水的世界上，得到了那么多的满足，那么多的慰藉，这是她所始料不及的。“Let's go! Let's go!”真象钢琴弹出的一串活泼的音符！她几乎把打工以外所有的精力时间，都倾注在这义务补习之中了。每天早起，就象当年在黄土高原的窑洞学校里当过的短期教师一样，她认真为下午两小时的补习备课：把“托福”上每一个语法例句的解释，为他翻译成中文；再把每一个生词的词根、后缀、动、名、形容词的变化，一一记下来……对的，他们还一起讨论过集邮。因为他在她的一堆旧信封中，忽然发现了一个“首日封”惊叫起来的神情，令她想起了那个“破四旧”的岁月，她和“他”蓦然在一堆抄家物资中发现了两个厚厚的集邮本，那种乐得欲叫又止的情景……那一天傍晚，她把小郭介绍给弗兰克认识（每天傍晚五点半，布鲁准时开车来接她回家的），小郭那么怯生生、结结巴巴地吐出一句英语：“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魁壮的弗兰克一把伸出毛茸茸的手，把小琛平的小巴掌埋住了——就象一座乱草丛生的土堆把它

给埋住了！那一刻间，她心头流过许许多多难以言喻的感觉：是辛酸？是甜蜜？是抚慰？还是某种混杂着仇恨的颤栗？——因为，那个可怖的声音，又幽幽地在心底里响起来了；

“你就是郭钦俊吗？郭钦俊，现出你的本来面目吧！……”

.....

4

“——去不去？今天还去不去？”

“Let's go! Let's go!”

一整天，郭琛平恍恍惚惚，觉得自己象跋涉在由这两个声音回流起来的漩涡里。他不是被这一股漩流冲倒了，就是被另一股呛得抬不起头来。偏偏，那漩涡里又布满了那么多流转的眼睛。有的尖利地朝他脸上一扫；有的冷冰冰地直直盯着他；有的又那么古怪地、嘲弄地上上下下打量着他。他被两股浪头冲得踉踉跄跄，却偏偏避不开这荧荧闪动的眼睛……他昨晚一夜没睡。他觉得到美国后从未犯过的“时差症”，在他踏上这片异国土地大半个月后，终于姗姗来迟地降临了。他很累。很困。很想吃一点冰激凌。很想用奶奶那根长长的玉如意搔搔背上的痒。很想和妹妹下一盘叭叭作响的陆战棋……

——小郭，你啊，你还是个孩子。很多事情跟你说不清楚。

——世界上没有说不清楚的东西！分子结构那么复杂……

——她是什么人你知道吗？听听我们的劝告没有坏处……

——做生意的人就是坏人吗？中国落后就落后在……她没跟我使坏！她给我补习英语，天天准时！她没要我的钱……

——“杨·弗兰克”！“杨·弗兰克”！多古怪！你说，你这名字里究竟有个什么分子结构呢？！

——“Let's go! Let's go! ……”

“小郭，你啊，你还是个孩子。”老赵说，“象杨霭伦这样的女人，一看就是个孬种！眼角——垂的，眉泉——塌的，印堂——灰的，人中嘛——歪的！薄命相，一副薄命的克夫相！”满桌上哗的一下都笑了起来，“嗨！我们大老赵可是793公寓里出了名的卜卦天师呢，一算就准，一看就灵！嗨嗨——啊啊……”

——昨晚的这顿晚饭，本来象是没经过刻意安排的，同室的老白只是对他说，俩人合着做一顿吃吃，好久没吃过一顿“真格儿”的了。直到开饭，摆出四套碗筷，隔壁公寓的老赵、大董呼隆隆都跑过来了，盛上汤，几个比他年长一二十岁的叔叔辈的人，互使着眼色推让着，好象要说点什么郑重其事的开场白，他这才觉得这顿晚饭非比寻常起来。

“这个女人哪，玄！小郭，我老赵说的可都是板上钉钉的大实话！我跟她丈夫是中关村同一座楼的。她丈夫人称周大蔫，一个不见观音也磕头的大好人哪，听说我快出国了，又到的是洛杉矶，三天两头往我办公室钻，也不说话，愣愣的一坐就是半天。他说他有三五个月没接到他老婆的信

了，家里俩猴儿天天找妈。临走，他求我捎带东西——你知道，出国的人谁没有一堆盆盆罐罐要带的呢？可周大蔫的我能不带吗！你猜他带的啥？——湖南臭豆腐！天津冬菜罐子！说那是他老婆最爱吃的，还外加一件厚嘟嘟的丝棉袄！你看看吧，幸好飞机上没给碰洒哩，要不啊……可到了洛杉矶一打听，我傻了眼！——人家只知道一个什么‘杨·弗兰克’，不懂这个杨什么轮子！原来她早跟洋人睡上哩！还手挽手的进了教堂！我好歹硬着头皮打电话找她，总得让她领走那堆子熏得天昏地暗的家什儿呀！她在电话里顿了顿，笑模笑样地说了句：谢谢啦，烦劳您啦……便挂了电话！这不，该轮上我作孽，如今她那堆家什儿，还搁在我房里的储物间呢！……”

一顿饭他都是在半混沌状态中打发的。喷香的“宫宝鸡丁”、“乳香茄子”、“凉拌猪肚”，嚼在嘴里比洋人寡味的汉堡包都不如。他不相信。他没法相信。他实在不愿意相信……

“噫！小郭，说来真邪乎！”大董说，“这还不算这女人最坏的哪！我是 D 大七〇届的，她比我高三届。我刚到这儿，听说一个名叫什么杨·弗兰克的到处张罗着，要到机场去给中国学者接机呀，让她的美国丈夫给大伙儿找房子呀，我还觉得这爱国华侨真热心呢，一打听，天，原来这大名鼎鼎的什么杨·弗兰克，就是当年 D 大同样大名鼎鼎的杨霭伦！老天爷，这个宝贝怎么鼓捣到美国来啦？六八年工宣队刚进校那阵，两大派的什么‘路线之争’还闹个没完没了，就是这位杨霭伦两口子突然爆出个大冷门——还不是叫周大蔫的那口子，是个……对，跟你一样，一个姓郭的